

一怒拔劍

溫瑞安



一怒拔劍

溫瑞安著

目次

一	遇雪尤清，經霜更艷	一
二	梅毒	二五
三	跛脚鴨的出場	三五
四	三把刀的上場	五五
五	浮生若夢，現實不是夢	五九
六	進入愁石齋的後果	七二
七	士不可不弘毅	八五
八	誰是大害？	九七
九	必殺諸葛	一〇九
十	張炭的下場	一二五
十一	脚印的話	一三七
十二	偷書賊	一四九

十三	信	一六
十四	人生到此，可以一死	一五
十五	欲笑翻成泣	一四
十六	冷寂的雪意	一三
十七	星星雪	一二
十八	雪、梅、棋、針、箭	一一
十九	老天爺	一〇
二十	棺材，又見棺材！	九
廿一	飛箭不動	八
廿二	酒和女人	七
廿三	雙葉	六
廿四	大開天、小闢地	五
廿五	食人間煙火	四
廿六	——誰敢不吃！——	三

廿七	那漢子	三九
廿八	氣劍、勢劍	三一
廿九	千個太陽在手裏	三七
三十	又老、又醜、又瘦却又很驕傲的人	三九
卅一	殺戮戰場	四〇
卅二	八大天王九把刀	四二
卅三	算數？這筆數怎麼算！?	四三
卅四	啊，八大！	四三
卅五	飛馬上樹	四五
卅六	蚊子飛上了枝頭	四七
卅七	走動的銅像	四八
卅八	神來之指	四九
卅九	垂死天衣	五一
四十	衝！	五二

四一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五七

四二 亂……………五九

四三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五三

四四 傷逝……………五九

四五 一葉驚秋……………五九

四六 一葉驚秋……………五九

四七 一葉驚秋……………五九

四八 一葉驚秋……………五九

四九 一葉驚秋……………五九

五〇 一葉驚秋……………五九

五一 一葉驚秋……………五九

五二 一葉驚秋……………五九

五三 一葉驚秋……………五九

五四 一葉驚秋……………五九

一、遇雪尤清，經霜更艷

這年初春，雷純轉出林蔭，轉過長亭，就看見那一角晴空下黛色的高樓。迎着蒼穹、俯瞰碧波，這一角樓宇很有種獨步天下主浮沉的氣勢。可是雷純知道裏面住的是誰。她要報仇。她要殺掉正在裏面沉疴不起的人。那是蘇夢枕。那是殺死她父親而她差一點便嫁了給他的蘇夢枕。

雷純的容貌，遇雪尤清，經霜更艷。

當年她在江上撫琴

而今她的心已沒有了絃。

「柔兒還不肯回來嗎？」

「唉，這孩子實在是太不像話了。我曾經請過三個人去把她叫回來，去年底她回來了一

次，整個人都變了模樣，鬱鬱不歡、無精打彩的樣子，過了年後，又嚷着要到京城去了。她娘說好說歹，我也不要管她的了。」

「當日她下小寒山，我以爲她是回來探你們了，沒想到……她要真是到京城裏探夢枕也罷，只是，蘇夢枕這個孩子野心大、志氣高、早已捲入京城或明或暗的勢力裏，鬪得水深火熱，柔兒她入世未深，初涉繁華，加上京城風起雲湧、你虞我詐，怕只怕她受了欺，也不敢作聲。」

「是她自己不爭氣，不受教，怪不得人！師太不必爲她憂心，這孩子，有這個福命嘛，多歷練也好，要是沒有……光護着她也不行。」

「倒是令高徒蘇夢枕的武功謀略，爲不世英才，只要他對柔兒有幾分照應，相信在京城裏沒多少人敢不賞他個面子。」

「夢枕這孩子武功確高，且富機心，他天生就有一股領袖羣倫的氣派，不過，說是我調教出來的，那是老尼厚臉皮掙出來的話。他的『黃昏細雨紅袖刀』法，自成一家，可能因他自幼體質羸弱之故罷，反而把他生命的潛力逼發出來，刀法淒艷而詭奇，快而淒厲，已經遠超過貧尼的『紅袖刀法』了。」

「那是名師出高徒，可喜可賀。」

「大人見笑了。貧尼這番話是要爲自身脫罪。」

「貧尼教出他這樣的徒弟來，掀起腥風血雨，只怕縱虎容易擒虎難，貧尼也收拾不了這個局面呢！」

「神尼言重。蘇夢枕雖然是『金風細雨樓』的樓主，北京城裏非官方勢力的頭領，但實際上是主持正義，扶弱除強，對部屬管制極嚴，決未爲非作歹，恃勢妄爲，而且，他的勢力所以能逐漸壯大，也是經朝廷默許的，金兵入侵，戰局漸危，朝廷主戰派正需要各方豪傑的支助，蘇夢枕正是爲抗外敵、廣結豪傑，共赴危艱，這一點則是可敬可佩的，所以他與『六分半堂』的一戰，看來只是北京城裏兩大在野勢力的此消彼長、對抗對壘，實則是主戰派與議和派的決戰。而今國家積弱，大好江山，奉手讓人，主和者貪戀富貴，只圖一時偷安，蘇公子的作爲，發聾震聵，仍不愧爲俠義中人。」

「難得大人這般誇許劣徒。夢枕生性好強拘執，殺性太烈，別的沒有，以國家興亡爲己任，他倒是一絲不苟的。誰都知道北京城裏，『迷天七聖』是主降派，根本與外賊聲息相通、朋比爲奸。『六分半堂』只是主和息戰，怕啓戰禍會致使偷安之局尙不可保。唯『金風細雨樓』是主張拋頭顱、洒熱血、共赴國難，退逐外敵。說來，前十數年，北京城還是『迷天七聖』的天下，而今……人事變幻，倏忽莫測，一至於斯。」

「說來令徒蘇夢枕，實在是個人傑，連雷損這樣的梟雄，都喪在他的手下。昔年，『迷天七聖』獨步京師，誰人不怕？誰能無畏？『六分半堂』雖勉強能與之抗衡，但也僅有招架

之力，全無還手之能。當年『六分半堂』堂主雷震雷，特別重用兩大愛將，一個是雷陣雨，一個便是雷損。雷陣雨不甘於百多年來一直是蜀中唐門利用了雷家火器炸藥的威力，製造成獨步天下的暗器，他反過來挾持了唐門高手，爲雷家子弟的火藥倍增功效；雷損則認爲雷家太注重指法與內勁，耽迷於火器及古法，他覺得雷家應該要開拓視野、擴展門戶，所以痛下苦功，修習『快慢九字訣法』，爲雷門武功注入新的元氣，他爲了苦修得成，還不惜自斷三指，以求將『臨兵闔者皆陳列於前』的技法能夠淋漓盡致，發揮無遺……這兩人對『六分半堂』和雷門，都可謂功不可沒。」

「可是，到後來，雷損却借刀殺人，誘使雷陣雨和『迷天七聖』的關七相鬪。」

「結果，雷陣雨頓成廢人，關七也幾成白痴，雷損却以化干戈爲玉帛的方式，娶了關七的親妹子關昭弟爲妻，『六分半堂』與『迷天七聖』的勢力聯合，陡然壯大，雷損成爲真正的領袖，他又先逼死雷震雷，再逼走關昭弟，此外又與雷震雷的獨生女兒雷媚暗通款曲，都可謂是『無毒不丈夫』了。」

「由是他太過狠毒，結果才致應了却，不然，以他能忍人所不能忍，伺機而動，時機未至，隱忍潛伏，這種人最難拔他的根、掀他的底！他鬪倒了雷陣雨，鬪垮了關七，鬪死了雷震雷，俟這些障礙都一一清除掉時，『金風細雨樓』的老樓主蘇遮幕已歿，高徒蘇夢枕主掌大局，把風雨樓攪得天風海雨、氣勢逼人，反而把『六分半堂』比了下去。雷損居然還可以

啞忍，暗中部署，表面上全面捱打，似無還手之力。蘇夢枕將計就計，藉勢釀勢，步步進逼，要與『六分半堂』速決勝負。雷損似膽小怕事；一味退讓，其實却在約戰前夕暗地裏發動攻擊，却爲蘇夢枕所悉，提前發兵，直逼『六分半堂』……」

「但這也不過是雷損意料中的事。」

「便是。於是雷損當蘇夢枕的面前，演出一幕『被殺身亡』，他要自己的心腹親信狄飛驚在背後暗算他，然後他躍入別人僅以爲他收藏暗器和高手的棺槨中，爆炸而歿。其實，與此同時，他即潛入地底隧道中，俟敵人疏神之際、慶功宴之時，連同『六分半堂』一等好手，全面突襲，可惜的是……」

「可惜功虧一簣。他做過的孽，報應循環。原來雷媚就是蘇夢枕座下四大神煞之首郭東神，在緊急關頭，一劍刺殺了他。」

「這次雷損是真的死了。」

「可是『六分半堂』並沒有垮。」

「這便是雷損精明之處，也是他從大局着眼的地方。他留下了大堂主狄飛驚，留守大本營，自身雖死，但狄飛驚仍然可以夥衆維持『六分半堂』的局面，臥薪嘗膽、歃血爲誓，要替雷損報仇！」

「萬事留後路，這是雷損最了不起的優點！」

「古語有云，出手不應留有餘地，却也是雷損的致命傷，否則，雷媚也不致要殺他報仇了。」

「不過，雷損還是用對了一個人。」

「是不是狄飛驚？」

「對！這人雖然年輕，但城府過人，而且對雷損絕對忠心。雷損死後，人人都以為他會率領『六分半堂』大舉報復，豈料他按兵不動，高深莫測。人人都知道他矢志報仇，但誰都不知道他會用什麼方式復仇。已經一年了，有段時候，京城裏傳來蘇夢枕斷腿的消息，而且證實了確有其事，狄飛驚依然不為所動，後來武林中又盛傳蘇夢枕體力不濟、病發危殆的消息，狄飛驚仍然毫無動靜。誰也看不清楚他，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

「他也許在等。」

「等？」

「等好機會，更好的機會。」

「但一般武林中人總以為：機會稍縱即逝，再等下去，還有沒有機會？還會不會有機會呢？」

「也許他在觀察——想當年幾乎沒有人知道狄飛驚到底會不會武功，大多數人還以為他頸骨折斷，直至蘇夢枕派了雷滾和林哥哥去殺他，才弄清楚了，他的武功高不可測。」

「那一次殺——也殺出了狄飛驚最近收攏的兩名強助，方恨少與『天衣有縫』，聽說『天衣有縫』還是你派過去的，不知是否有這回事？」

「是。『天衣有縫』本非池中物，他向我請纓要赴京城覓回柔兒，我就知道留他不住。我總共派過三個人赴京，一個是『五大寇』裏的唐寶牛，也是一去不返。只有舍弟溫文，總算是把那不聽話的女兒抓回來了，但回到家來仍是不聽話，三魂去了七魄似的，想來讓她繼續在江湖上闖闖世面、見見世相也好，也只好由得她了。」

「這事也憂心不得，所幸令媛相貌清奇，自有慧福，當不致生大險。大人剛才提到過狄飛驚以靜制動，暗中觀察——是不是指他正注意着蘇夢枕和結義兄弟白愁飛、王小石間的離離合合呢？」

「對於這點，我的看法是：蘇夢枕幸運，他在與雷損決戰之前，先行遇上這兩個有本領的年輕人：白愁飛和王小石。如此一來，佔盡優勢。如今狄飛驚想要打倒蘇夢枕，首先得先拆散掉他們的關係。且看自從蘇夢枕殘廢後，多把事務交予楊無邪、白愁飛、郭東神、王小石等人。王小石對幫會波譎雲詭的鬭爭，不甚熱衷，志不在此；而白愁飛又顯得過份熱心，事事雷厲風行，使得『金風細雨樓』處於一種銳進但並不平衡，團結但並不和諧的狀態裏。狄飛驚何等聰明，他自然要靜觀其變。」

「貧尼倒覺得遇上王小石與劣徒蘇夢枕，不是幸與不幸的問題，而是個性使然。雷損一

向狡猾多疑，除狄飛驚之外，不肯輕易信人，所以也不容易用得了能人；蘇夢枕一向不懷疑自己的兄弟，所以他在『跨海飛天』之役裏，爲自己部下莫北神所暗算，但亦爲自己親信郭東神所救，這是因果，各憑修爲。」

「神尼所言甚是。這樣看來，『六分半堂』至恨的，要剪除的對象，首要的當然是蘇夢枕，但對『窩裏反』的雷媚，自然也恨之入骨了。只怕這是『六分半堂』志在必殺的兩個人。」

「這還不打緊，只是，近日來朝廷主和之風大盛，這樣一來，北京城裏的局面恐怕又要變易，遷都之勢，恐已成定局。」

「唉，我們才在戰陣報捷，理應把金兵趕回老家去，怎奈朝廷裏有的是貪生怕死的倖人，把好不容易才掙得的大好河山，又得要雙手奉送了。果是這樣……我少不得也要……冒死進諫了。」

「大人爲國犯難，爲民請命，貧尼自是深佩，只是國事積弱難返，主政之士罔視百姓疾苦，大局誠難力挽。聽說城裏有句歌謠：大哥二哥三哥換換位子坐坐，天下又要亂一鍋。聽說連城裏的方小侯爺、龍八太爺、朱刑總、蔡相爺也都想摻一手，連同『天下第一』這種棘手人物也潛伏北京城，聽說『迷天』關七更要捲土重來……天下從此多事了。令媛留在京城，實非安全之計。」

「這樣說來，我實在應該再請文弟去一趟，把那不像話的東西綁回來。」

「貧尼只怕也得要到一趟京城，看看那些不長進的傢伙鬧成怎麼一個模樣兒。」

「難得神尼雖入空門，仍關心黎民疾苦，持劍爲道，正是普濟衆生，解衆生厄之菩薩心腸也。」

「這却不敢當，只是塵緣未盡，道行仍覺有不足之處，雖說四大皆空，總有些事仍繫懷在心而已。却教大人見笑了。」

這年春末，古洛陽城裏，小寒山紅袖神尼竟千里迢迢拜會溫晚溫嵩陽，說出了這一番話。那時候，正是朝政日非，國事蜩蟬，大軍壓境，民不聊生。

凡有志之士，不論朝野，均想爲國家興亡盡一己之能，圖力挽狂瀾，唯天子奸臣互爲勾結，培克聚斂、奢侈淫靡、庸騖無能、荒廢誤國，局面日不可爲矣。

這年初冬，雷純乘轎過東六北大街，遙見『金風細雨樓』，矗立在陰霾的蒼穹下，那麼巍然沉毅，又那麼的不可一世。——有什麼辦法才能使它坍塌下來呢？變成泥，變成灰，變成塵。

雷純望見一天比一天深寒的天氣。

自己春蔥般細長，但比雪猶白的手。

彷彿聞到一陣梅花的清香。

遇雪尤清，經霜更艷。

——蘇夢枕的病，是嚴冬還是早春？

這個曾經是她深念過的人，只能病，但不可以死，因為她要殺他，親手殺死他。

□

□

□

從『金風細雨樓』到皇宮的路上，必經小戒亭。此時正是初冬。晚來天欲雪，寒風刮得脖子往頸裏直縮。

小戒亭的景緻也一片消殘，亭外小橋，橋下流水潺潺，再過不多時，流水也要冰封了吧？

忽然蹄聲起，蘇夢枕的車馬隊，在這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自三十六坊匆匆趕返『金風細雨樓』。

自從『金風細雨樓』大敗『六分半堂』，雷損被當場格殺於紅樓『跨海飛天堂』內，之後，狄飛驚仍主掌『六分半堂』大局，誓與金風細雨樓週旋到底，但北京城大勢爲金風細雨樓所掌握，『六分半堂』乃處於劣勢。

不過，時局轉易，變生不測，金風細雨樓一向主張強兵厲馬，力抗金兵，惟蔡京再度封相，主和之勢大熾，金風細雨樓反而失去了朝廷的認可，但又不肯就範、妥協。飛龍在天，難免就進退兩難、剛而易折。金風細雨樓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窒息感覺。

冬天才剛剛開始。

雪猶未降，街頭寒意沒有盡頭。

——人生有沒有盡頭？

金風細雨樓上上下下，都怕蘇樓主夢枕公子走到生命的盡頭。

他們自綠樓上、會議中、轎子裏、馬車內等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地方，都聽到蘇夢枕的咳嗽聲，如同漸近的北風，一聲聲催人肝腸。

——近幾個月來，蘇夢枕的病情顯然更嚴重了。

自從蘇夢枕斷腿以後，白愁飛和楊無邪在金風細雨樓的身份，是愈來愈重要了。

時遷勢移，蘇夢枕的病，仍自非樹大夫不可，可是御醫樹大夫，已不能擅自離宮，蘇夢枕只好移樽就教。

是故，蘇夢枕赴皇宮的次數越多，越是表示他的病情轉劇。

只不過，今天蘇夢枕的咳嗽聲，似乎少了很多——是咳嗽已經治好？還是連咳嗽的力氣也耗盡了？吉祥如意心裏頭都這樣想。

□

□

□

「吉祥如意」不是一句賀詞，也不是一句成語，甚至不是一句話。

而是人名。